

流動的書房

姚仁祿享受與愛書邂逅

遊走於群冊間

尋覓閱讀的呼喚

文／李墨、圖／姚仁祿提供



身為愛書人的「大小創意」集團（大小創意齋＋大小媒體）創辦人姚仁祿，認為閱讀空間應是流動的；他遊走於群書間，與一本本呼喊叫喚他的好書相遇——這是姚仁祿對閱讀的信心。

從紙本到螢幕，短短 10 年間閱讀這件事有了新的面貌，姚仁祿笑言自己有一半的閱讀是在手機上，但家中保有古典形式的藏書架；40 年資歷的閱讀者，關注的仍是閱讀的根本：對世界的理解以及創意的刺激。

身兼建築設計師、媒體人、作家等多重身分的姚仁祿，在「大小創意齋」的辦公空間有大片落地窗、木質桌椅與一整面的書牆，少了一般會議室的冷冽，多的是家中書房的閒適氛圍。但談起怎麼看待閱讀空間，他出人意料地說：「閱讀空間應該是流動的。」而面對鍾愛的書本，姚仁祿則感性認為，遊走群書間，是在找尋某本召喚著他的好書。

流動的閱讀空間 無界限的圖書館

回顧閱讀空間的演變，要先從空間功能的近代史談起，19 世紀工業化之後，空間的功能越來越被細分定義，工業化的生產線概念，也影響了人的思考模式。從前的都市，住家附近就是商店、工作地點，19 世紀後才開始有商業區、工業區、住宅區的區域分別。這樣的切割有易於管理，高效率的好處，但姚仁祿說，多年前在南非的夜晚，



▲ 大小創意齋的辦公室，有木質桌椅和大片落地窗，給人溫馨書房氛圍。（李墨攝）

看到都市裡的人們下班後，在街頭遊蕩，空間的明確劃分切斷了人與空間的連結。這讓他思索，「都市空間一定要流動才能生活，人的流動會讓社會更活潑。」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姚仁祿認為閱讀空間也是流動的。過往人們認為閱讀空間應該是舒適且封閉，現代人則習慣在破碎的時間中閱讀，媒材也不限於紙張，捷運上拿起手機，可能就是在進行廣義的閱讀行為。姚仁祿從 10 年前慢慢開始在日本電車上進行拍攝紀錄，發現看書的人越來越少，只剩老一輩人是用紙張閱讀。他也笑說，20 多年前為人設計的書房，現在許多都被當成倉庫使用了，現代人會在看電視時，拿起平板閱讀，不必然要進行「走進書房」的儀式。



▲ 大小創意齋一景，也是出自姚仁祿的設計，給人寧靜感受。



▲ 姚仁祿家中將樓梯扶手做成書架。

至於圖書館的樣貌，姚仁祿曾非常羨慕英國莎士比亞劇名演員李察波頓（Richard Burton）的書房，「那是一個穀倉，高挑、放滿著書，對我來說，這代表著一個古典的個人所能擁有的寶藏，這個寶藏不是金錢，是品味跟知識。」但隨著現代科技發展，一個人找書不用去圖書館，在任何地方、任何時間，都能與世上所有的書相遇，接觸作者們曾經有過的思想，姚仁祿說，現代的圖書館其實是一個網路架構，這是環境變遷下的必然，聽起來不浪漫，但無所不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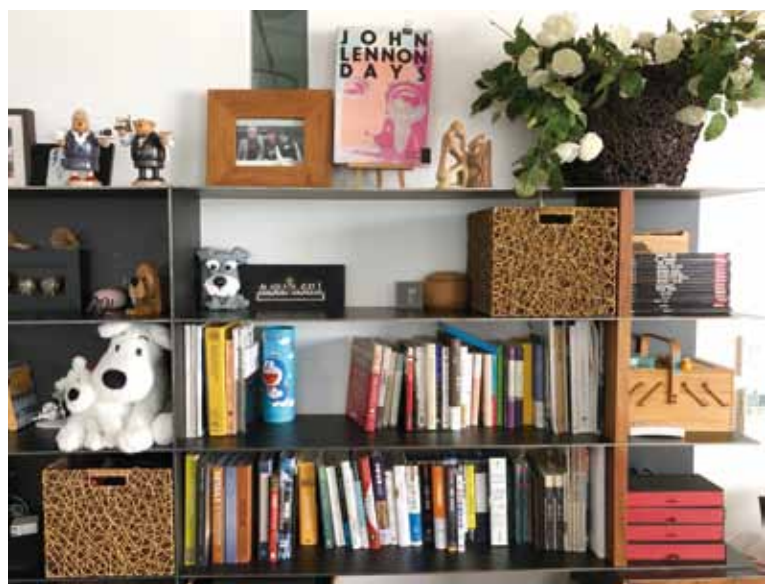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預見圖書館形態上的改變，姚仁祿仍難割捨對古典圖書館的浪漫情懷，他拿出手機，與記者分享家中的藏書方式。他將樓梯的扶手做成了書架，隨著上下樓梯的步伐，無數愛書在眼前流動，「有時候某本書會叫你停一下、要不要翻一下，我還留著浪漫的部分，就是這個書架。」

大學培養閱讀習慣 愛「亂走」與書相遇

愛閱讀的人，與閱讀的初次相遇各有不同。家中藏書遍及科普、哲學、文學、藝術的姚仁祿，回顧自己的閱讀小史。他說真正養成閱讀習慣是在大學以後，初中時忙著考試，被迫讀書，與興趣毫無關聯，小學則因父母租了大量日文雜誌，翻閱許多的日文書，當時看不懂字，「但也許是天生喜歡用眼睛去看東西」，一頁一頁地翻對他而言是很有趣的事。

到了就讀建中時期，姚仁祿受到同儕的衝擊，發現有些同學懂的東西超乎課本之外，「覺得輸人家了」，激起他想要閱讀的鬥志。但直到進入大學與建築大師漢寶德相遇，他才真正下定決心要跟老師讀的一樣多。姚仁祿笑說，從 20 歲到現在過了 40 幾年，讀了很多，但還是會碰到很多人讀書比他更用力，「像是詹宏志，走路也在看書。」

從姚仁祿推薦的《人類大歷史》、《如何培養美感》等書，可以看出他獨到的選書品味，但



▲ 姚仁祿書架上除了書，還有回憶小物。



▲ 這張照片中姚仁祿當時3歲，看似拿著報紙在讀，其實拿反了，他推測這或許可看出自己從小對看文字有興趣，縱然看不懂。

談到如何選書，姚仁祿卻是用「亂走」來形容自己挑書的過程。他說自己常去誠品或是紀伊國屋，但很少事前決定要去哪個書架找書，通常都是在各個書架間遊走，「看看哪本書在叫我。」

看似隨機挑書的過程，其實是奠基長久閱讀下來所培養的敏銳直覺，他回想自己剛開始出來

社會做事的時候，一週會刻意讀20～30本雜誌，不只是設計類，連《姊妹週刊》都讀，久了之後，才慢慢知道哪些是值得閱讀的好書。對於挑書，姚仁祿建議：「你沒有通通試過，會很窄，要像神農嘗百草。」

至於如何閱讀，他也相當隨興，隨著閱讀量的累積，他說，現在看書也不一定會整本全部看完，有時候前面翻翻後面翻翻，也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，生也有涯，學而無涯，姚仁祿感嘆，要把一本書逐字看完，這樣一輩子可讀不了幾本書。

設計創意來自廣泛閱讀 理性與感性兼具

出了社會，姚仁祿成為傑出的建築師，曾承接IBM大樓、台新金控大樓等大案，伴隨龐大金額的是巨大的壓力，閱讀與經驗成了他思路堵塞時



▲ 在工作過程中，閱讀是姚仁祿重要的靈感來源。

的靈光。姚仁祿舉例，如果有人叫他設計電影院，他不會去看電影院的案例，而是去看各種很好的設計、發現他們講話的方法，因為視覺、空間也是語言，就像是有人跟你說很高檔的話。此外，他也會把自己曾經感動過的東西找出來，可能是他人的設計、某一頁文字，也可能是旅途中美好的風景。

建築設計其實就是將業主模糊的想像具象化，姚仁祿笑說，有人曾跟他說與客戶吵架，因為對方要做圓形樓梯，做完了對方卻又說不要，發生爭執。但在他看來，對方說要圓形的樓梯，其實是要浪漫的樓梯，或許是某部電影的場景讓業主有美好想像，卻不知道實際使用上，不見得會這麼浪漫。人與人之間的誤解，姚仁祿認為文學作品有著豐富的素材，很多的故事都是談人之間的互動與誤會，又或是從社會科學類書籍，可以看到人們怎麼決策、怎麼處理矛盾。

談起建築經，姚仁祿悠悠望向的是歐洲矗立千年的教堂，原先是為了聚會、崇拜所建，到了現代，這些空間不再祭拜，人與自然透過空間對話的意義卻依然存在。姚仁祿分析，每一個空間



▲ 在設計過程中，姚仁祿會從閱讀中得到靈感，或增加對業主需求的理解。

都有存在的目的，有其功能性，比如餐廳是為了吃飯，圖書館是為了看書，但在每一個功能之外，必須加上空間的個性，通常好的設計和不成熟的設計，差距就在這裡，「一個空間能不能繼續存在，就是看他的意義強不強，每個建築師都想預設空間的意義，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。」

理性的閱讀，讓設計師能處理建築功能上的需求，但空間的意義則需要敏感的心靈。姚仁祿說自己刺激感性的素材，較少來自現代作品，而是同樣流傳千年的唐詩、宋詞。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……」，姚仁祿吟著蘇軾的詞，感嘆「蘇東坡可以用這麼少的文字，讓作品流傳這麼久，一定有獨特的力量。」

談愛書 興趣最重要

「沒興趣的書千萬不要讀！」姚仁祿笑著說，神農嘗百草的方式讓他閱讀領域廣泛，但閱讀的目的其實就是刺激腦神經細胞的連結。姚仁祿強調，閱讀一定要先從興趣開始，若只是為了遭遇



▲ 姚仁祿在辦公室中的藏書多以設計類為主。（李墨攝）

到的問題閱讀，讀一讀就會睡著了。他引用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的觀點，為了解決眼前的問題，缺什麼資料才找什麼資料，這樣閱讀不好，而是要把時間往後拉，想像自己 80 歲時的情況，再回到現在來看看，這時候的閱讀眼界就會不一樣。

但若只是閱讀有興趣的領域，是否會擔心閱讀領域窄化的問題呢？姚仁祿認為，閱讀之後，一定會發現自己的不足，尋求相關的知識，閱讀眼界也隨之拓寬。在他的觀點中，知識是一個網，你可以從不同的門進去，但最後都會到達理解的核心。愛因斯坦說，科學跟藝術，共同的語言是神祕，在姚仁祿眼中，從不同的路徑進入知識的網絡，最後可以看到同樣的東西。

多次在不同場合分享閱讀體悟，姚仁祿聊到最近的愛書，頭推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（Yuval Noah Harari）的《人類大歷史》，談論現今人類是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，成為居於統治地球的物種，在他眼中是這個時代對於現象的重要解釋。

長達 40 年的閱讀經驗，影響姚仁祿最深的著作不是各種尖端思想，而是回溯生命本源的《地藏經》。對他來說，《地藏經》是作為一個生命最高檔的方法。經中大意是在說地藏菩薩可以成

佛，卻下地獄渡人，讓自己的存在消失，反而讓存在變得重要，對姚仁祿而言，這是生命的指引與象徵，「對我來說是個英雄。」

永遠不知會走到哪裡 對閱讀保持信心

閱讀的過程，不免得會感到孤獨，如何看待一路走來，低頭思索或靈光乍現的閱讀路，姚仁祿引用賈伯斯的說法，「你在做的時候，永遠不知道你會走到哪裡，但回頭看，你會看清楚所有的道理。」

他也分享《人類大歷史》中的觀點，人類之所以走到現在，是因為我們發明了文字，傳承給下一代，另一個原因是人有相信的能力，相信無法立即操作、得到回饋的抽象事物，所以人有金融產業、有宗教，相信的力量讓人向前滾動，在演化長河中以跳躍方式快速進步。

辦公室的書牆、家中樓梯間的書架，還有電腦中無數的電子書，姚仁祿在閱讀路上優游，除了樂趣與生活需求，或許就像他所說的，這是一種相信的能力，相信閱讀，他說：「這是對閱讀的信心。」◎



▲ 姚仁祿認為，《地藏經》是影響他生命觀最重要的經典。